

从挪威的小木屋开始

◎丁小珂

假期终于腾出时间,去拜访了远在香港的二叔。记忆里二叔是开杂货店的——老香港人叫杂货店“士多”,即“store”谐音。骑楼的飞檐架出一条窄巷,在巷中七拐八拐,便可窥见“吉利士多”的老牌子。

可这次,车拐弯的方向似乎不太对。我皱了皱眉头。“妈,你方向开错了吧。”“没开错。”

“我走过那条巷子,我不会记岔。”“你还不知道吗?你二叔搬家了。”“啊?”“老士多的生意全被网店抢了。你爸给他在工地上找了份差活。喏,在那儿。”

小巷不远处,挖掘机轰隆隆地拱着水泥,尘土飞扬,虚虚地湮没着阴暗的空巷。

晚上,我爬上二叔家的阳台,这时挖掘机仍在作响,响声仿佛要闯进夜香港的红灯酒绿。黑夜的潮水低吻着名为城市的堡礁,不知带走多少记忆,又不知有多少记忆在飞扬的尘土中搁浅。我突然很难过。我想到林清玄的那句话:“香港人没有坟墓。”一个香港人被埋葬八年后,在他的坟头上会重新筑起摩天大楼。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。一家士多被埋葬八年后,也没有人记得它的名字了。一千家士多被埋葬后,就没有人知道“士多”是什么意思了,更不会有人知道,这士多里的油灯是如何地照,老唱片是如何地唱,手指饼干几块一包了。

埋葬的是一个时代。

毫不掩饰地说,我小时候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,就像二叔一样有间自己的小屋子,开一家小士多。母亲批评我没骨气,父亲则笑称我是“梭罗派”——这个“荣誉称号”的含义,直到我看了《瓦尔登湖》才明白。但是,隐居小屋的也绝非梭罗一人。维特根斯坦也在挪威隐居过一段时间,完善他在《逻辑哲学论》中谈及的哲学理念。当然,他是否真的做了这件事,当代人不得而知,也没兴趣研究。维特根斯坦所处的时代,那个思想碰撞激荡的20世纪的西方,对我们来说就像寒武纪一样遥远而冰冷。

我的身边人了解“挪威的小木屋”这个意象,只有两条途径。

甲壳虫乐队的《挪威的森林》,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。

这二者都是取材自维特根斯坦。前者歌咏了悲伤的爱情,后者除爱情外,还有对青春的哀悼。

这个含义,似乎是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相去甚远了。这岂不是曲解哲学家钻研哲学的探究精神吗?维特根斯坦若泉下有知,大概要与被罗贯中写成“既生瑜,何生亮”的周公瑾抱头痛哭了吧?

那时我会这么想,并为之叹息。大哲学家为自己修建了一片隔绝红尘的精神桃花源,每当他人人生不顺——兄长自杀、与老师罗素决裂、当小学教师被学校开除——这座小木屋就是他休憩灵

魂的地方。然而最终,这堂奥的圣地也被人亵渎,哲人的魂魄同那些香港人一样,居无定所,像苍耳般四处流浪。人也真是可怜,活着没有家,死了也没有。落叶归根,我们却也不知道归到哪个异乡去。

那是我思想比较消沉的一段时期,正因如此,我对村上春树有些抵触。即便看了《挪威的森林》,也只是浮光掠影,想来不过是俗套的三角恋剧情。但是那句名言我至今印象深刻。

“死并非生的对立面,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”我一直琢磨这句话的含义。我读懂了这句话,是在那天晚上的那个阳台。我转头看见二叔的女儿在拽我的衣服,对我说姐姐,我要看小猪佩奇,你能不能帮我开一下手机。我开机的时候,她在旁边喃喃咕咕,说佩奇那个红房子真好看,我要让我爸爸也建一座……

那时心里一动,并未多想。现在想来,却明白了些什么。

那天晚上,我重读了维特根斯坦。正如我一直不明白,哲人死前为何说“我度过了美妙的一生”。维特根斯坦也许并不害怕后人“亵渎”他的小木屋。相反,他甚至欢迎我们这样做——因为他在小木屋内做的事,恰恰是推翻哲学,回归生活。“不能被发现的东西正是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的东西。”他说,对于“不能被发现的东西”,要保持沉默。对于哲人而言,能被发现的是逻辑,不能被发现的是生活。对于我们而言,能被发现的是岁月,是时代,是变化,是记忆和文明的此消彼长,是身后的过去与张着大嘴的未来;不能被发现的,还是生活。

或许说,我总想着要自恃清高,缔造与世隔绝的小木屋;维特根斯坦却主动打开了门,对村上春树说:欢迎光临!他知道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,有它自己亘古不变的一瞬间的当下;所以村上春树要把他的小木屋改得面目全非,因为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初的德国,而他是50年后的日本。他们生长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,有各自关于小屋的设计。换作今天的我,这小屋或许还得挂上“士多”的牌子。重要的是,它一直是一座小屋,是无关性别、无关年龄、无关民族、无关时代的人们安养灵魂的地方。它不应闭塞,而对所有受伤的生命开放。它不应停滞,而随岁月易容。它死去的一面不会消亡,而作为养料滋润新生的一面。它轻盈地居于树冠,悦豫而情畅。

如何维护好这间小屋,也许这才是应思考的事。

那次只在二叔家待了两天就走了。走前我对堂妹说:“有空姐姐带你逛逛你爸的老士多。”

“士多是什么?”“英语 store,商店。”

“我爸爸还开过店?在哪儿?”

“喏,在那条窄巷里。”

“可我不认识路……”“姐姐陪你去。”

“你走过?”“我走过那条巷子,真的。”

心窗
片羽



为荷而来

◎吴有涛

成长,总在不经意间

◎顾东来

得知才满十岁的小胖要去泰州,是在木香花悄悄绽放的四月初。

那天,刚刚结束跆拳道训练的小胖,顾不上整理背包里东倒西歪的护具,兴冲冲地冲着马路对面的我说:“爸,教练选了我去泰州参加跆拳道比赛,一共去两天!”听了小胖的话,我突然想到,我还没去过兴化,这次正好有机会一起去看看。谁知,小胖意犹未尽地又补充道:“教练说了,他们道馆全程组织,不需要家长陪同的。”我的心顿时一揪,这可是你第一次没有爸妈陪同的外出啊!

随着时间的临近,越来越兴奋的小胖几乎每天都会问一遍:“爸,今天几号了?”他全然不知一旁的老父亲充满了担忧,我一遍又一遍地想着,他初次参加比赛,会不会被别人踢伤?睡觉会不会掉到地板上?吃饭能不能吃饱?最担心的是,大巴车是否安全?

临出发前的晚上,我特意给小胖做了一次“专题安全教育”,告诉他行走时一定要紧跟教练,不能单独行动。乘坐大巴时,背包一定要放稳妥,不能掉下来砸了人,最重要的是,安全带一定要系好。生怕他记不住,我又特别强调了一下,那个,假如你没有系好安全带,在路上被交警拦下的话,就要被送到公安局了,到时,需要你们班主任卢老师去接你!小胖听了我的话,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

我把需要准备的物品一一核对后,又口述了一遍,让他写在纸条上,收拾一件画去一件。看着他写在纸条上东倒西歪的字,强迫症的老父亲心里仿佛还是悬着一块石头。

终于要出发了!来自四乡八镇的孩子们拎着大包小包在道馆前集中,他们兴奋得像一只只小鸡一样,叽叽

喳喳地说笑着。教练们仔细地核对了人员名单,并让孩子按照名单上的顺序排成两队,我竖着耳朵听到了,小胖和一个叫钱泓辰的大哥哥住同一房间,于是又挤上前去,请大哥哥多关照一下小胖,大哥哥的爸爸在一旁笑着说:“没关系,我家暖男很会照顾人,平时照顾弟弟很好的!”教练清点完人数后,大家依次排队上了大巴!我围着大巴走了一圈,没看到小胖坐在外侧,顿时有点失落。大巴缓缓地动起来了,一群人各自对着窗户边的孩子挥手告别!我看着越走越远的大巴,不禁鼻子一酸,假装有沙子吹进了眼里,揉了揉眼睛。

两天的时间,似乎有点漫长,教练发了一些比赛的视频在群里,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辨认视频里戴了防护罩的孩子是不是自家的,但又总是认不出来。等到小胖比赛结束了,教练私发了一条视频,视频上的小胖有模有样地施展拳脚。我的心,顿时得到了一丝安慰。

大巴车如约而归,孩子们一个个走下了大巴,满面春风的胖子看到了人群中翘首以待的我,略有遗憾地说:“爸,我第一场赢了,第二场输了!”我笑着抱了抱他,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放下来了。

回家的路上,坐在车上的小胖兴奋地告诉我,他们团队获得了冠军,而且,他独自地洗澡、学着整理衣服,离开宾馆前对着清单核对了带去的物品,最高兴的是,还有小伙伴请他一起品尝了自热火锅!

车窗外的小雨轻轻地洒落在玻璃上,小城路边的香樟树散发出阵阵香味。香樟树数年前还枝疏叶朗,现在却粗壮而茂密,原来,成长,总在不经意间。

玉兰
一瓣

写诗

◎范道伊

我书读得太少,情感太多
我只能装模作样写诗
匮乏的简短的廉价的文字
盛满溢出的眼泪和情感
不断在辞藻里重复
诉说别人听不懂也
不愿理解的字里行间

我像一个笨拙的粉刷匠
试图填满空白潦草的心墙
路过的疲惫的行人
低头看着手机
拿起手机把我拍下

以为我是出名的画家

我不懂诗歌
但诗歌懂我
它把胸怀敞开抱住
在黑夜不知所措的褴褛的自己

怀里是彩虹样的颜色
是宽容的慈祥的母亲
让我怪异得肆无忌惮

我抱住了写诗的荒谬
我也抱住了我自己

紫琅
诗会